

给我“扑谜”的父亲

◇ 山城区 张同森

老家鹤壁浚县那一片儿，把出谜说成“扑谜”，别看父亲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，肚子里的谜语却真不少。

父亲扑谜随时随地，田垄间、胡同口、碾子边、捶布石上，坐门槛、蹴树墩、窝灶火吞瓮、靠歪脖枣树……对面则是抓耳挠腮的哥哥和我。扑谜时他离不开爷爷用过的那根水烟袋，“弯弯曲曲一道河，河里有水摸不着，呼呼隆隆不下雨，满天星星乱打鼾”……咕咕噜噜的是烟袋水声，明明灭灭的是烟袋锅里的火光，父亲的脸则隐映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中，高远而神秘。

我们愁眉苦脸如坐针毡，父亲却慢条斯理一脸笑意。等我们都垂头丧气没有信心了，他才从嘴边挪开烟袋，“一对憨小，瞧我手里拿的啥？”原来谜底就是水烟袋！

有一次我放学回家，父亲眼睛直瞪着我扑起谜来：“兄弟五个人，各进各的门，要是进错门，出去笑死人”。我自鸣得意说是手套，把在旁边擀面条的母亲泪都逗出来了，不住地用手指我，我低头一看自个，也乐了——原来我早起匆忙上学，竟然把扣子系错了！父亲一看母亲在笑，更来劲了，随口又道：“面孩叠好被，木孩里头睡，铁孩来打仗，肉孩往后退”，这下把母亲也难住了，都求救般地望着父亲，父亲嘿嘿笑了，“不就是你妈

在擀面条、切面条吗？”听得我一个劲点头，对老爸扑谜的能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不认字的父亲从哪儿学到那么多的谜语，对我这本身就是一个谜。因为他扑的谜都是身边的东西，我便怀疑很多都是他自己即兴编的，如“西地有个碗，十天十夜下不满（老鸹窝）”，他用的语句虽然很直白，却既形象又贴切，惹得我们哈哈大笑，那满院的笑声常常招来邻家的孩子，于是这家庭娱乐便扩大成了“猜谜沙龙”，那情景有点像如今电视里的快速抢答——父亲则是土得掉渣的原生态主持人。

更难得的是，父亲的小小谜语中常常包含着做人的大道理：“头尖身滑白如银，上秤不值半毫分，眼睛长在屁股上，只认衣衫不认人”，针的谜语让我从小知道这世上除了正人君子，还有“头尖身细”的“尖滑”小人，行走于世就得心平如秤，不当“只认衣衫”的恶俗之辈；“哥哥圆来弟弟长，两个伙着一个娘，一个爱钱随人走，一个在家孝顺娘”，门前榆树的谜语让我知道了金钱和亲情哪个才更重要。

逢上那极妙的谜语，父亲便会留“课外作业”，让我们先想上几天，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便会“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”，绞尽脑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其中的苦乐不亚于现

在孩子们的拼图游戏和魔方。刚开始是父亲留作业，后来猜上瘾了，我就主动要求布置作业，猜对了手舞足蹈大呼小叫闹得鸡飞狗跳，猜错了连甩手带咂嘴好一番捶胸顿足——那是多么纯粹的快乐啊。比如“越刮越粗”和“走不动就拿上”这两道题我到底也没做对，父亲告诉我，它们的谜底是水井和拐棍。

当父亲的扑谜对象换成他的小孙子时，我已经离家住校上初中了，那时我最喜欢的就是语文课，写作文更是拿手好戏，老师的评语多半是“热爱生活、想象丰富、观察认真，语言生动”，这爱舞文弄墨的毛病一直到现在我还改不了，无疑都得益于小时候的猜谜。

白云苍狗，世事无常。今年八月初九我得到消息赶到老家时，父亲已经不行了，母亲说，父亲是无疾而终睡过去的，床榻上的父亲面色安详，仍像在睡觉一样。中秋节人殁时，我把陪伴了父亲一辈子的水烟袋轻轻放到了他的身边。

爸爸，你匆匆离开我们要到另一个世界扑谜吗？你当年扑给我的“竹篙”谜，我还记得呢：

小时青青大时黄，风吹水泡瘦又长。
不提起来倒还罢，一提起来泪汪汪。

八月桂花香

◇ 新区 李艾叶

院子里原有两株桂花树，四五年间，却未曾见过花的踪影。

前几日，路经衡山路转黄河路向东，感觉空气里有一缕暗香浮动，这种味道浓郁又熟悉。刚开始以为是香水的味道，但随即就意识到，这应是来自某种植物。连续几日的阴雨已过，各种花草树木竞相散发属于自己独特的味道，内容丰富而饱满。这些味道带有各种颜色，闭着眼睛，也能触摸得到，水洗过的天空，油光发亮的绿叶、娇柔嫣红的花瓣、晶莹剔透的雨滴……在澄净、透亮的阳光里闪烁着。

一阵微风拂过，浓郁的香气在气流中不断聚集、扩散，幽幽渺渺，若明若暗，时远时近。再时，那香气就渐渐浓了，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，闭目屏息，“桂花的香气！”深吸一口甜到心里，忍不住寻香而去。

在某小区大门两侧，望见八株桂花树，羞答答的花儿已开满枝头。树株不高，花朵也没有开出惊艳的感觉，一簇一簇米粒大小的花朵，攒聚在稀疏的叶腋间兀自开放，不与繁花斗艳，一树的淡定。走近，却觉得香气减弱，一旁赏花的阿姨说，需远离到有风口，花香才最浓。遂想起另一株名气很大的桂花树。

十几年前到过南阳内乡县衙。那时县衙的名气远没有现在声名远播，还像一个乡下

的孩子，没见过世面，房屋未修缮，原汁原味保留着一些残旧的痕迹，游人很少，所到之处倒也清幽自在。后堂里那棵桂花树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那是我第一次目睹“桂花雨”。几场雨过后，秋后的阳光突然明媚，于婆娑的光影里看见地下细细碎碎铺了一层淡黄的花蕊，抬起头，便见那株生机勃勃，枝繁叶茂的桂花树，巨大的树冠遮住了半个庭院。清风拂过，那些看似柔弱纤细的花，从空中袅袅地飘落，阳光穿过稠密的树叶的缝隙，像投影映射着花朵婀娜飘下的舞姿。人在树下，花在头上像细雨飘落，桂花的香气在氤氲的空气里凝固，似浓得化不开的果冻，沉甸甸的有重量般直扑心底，整个人都在香气中飘浮起来。花香的轻柔与静谧，使我沉浸在欢欣愉悦的香氛萦绕中，唤起很多甜蜜的回忆。在那样幽深、气氛肃穆的地方，竟然有如此曼妙的感觉，随感古人雅致生活情趣，即便是一小小的院落，也要锁住这别致的八月清秋味道。

那株桂花树据说已有700年历史，“一树繁花初蕊蕊，满城到处丹桂香。”它的名气已随着内乡县衙日渐升温。历史已成过眼云烟，但桂花树依然茂盛，在那个小小院落里静静地花荣花落，延续生命和历史，一段喜悦，一段惆怅的交替轮回。

可知芹川

◇ 阿果

可知芹川？问朋友。不就《宫》里的女主角吗？她回答。我愣了愣，大笑。这哪儿跟哪儿啊，我说的芹川是一个古村落，听说过没？她摇头，颇不以为然说，现在的古村落有啥好玩的，无非几幢老房子，游人趋之若鹜，一去一个后侮。

芹川却不同。八月末，因去千岛湖开会，没想有了结识芹川的缘——之前，我曾三次到过千岛湖，却始终不识委身淳安700多年的芹川。

大巴一路晃荡到浪川，下车。扑面是两旁绿色的方阵，稻子正是扬花灌浆的妙龄，玉米鼓苞了，芊芊的绿罗裙在风里头一欠一欠。几个光屁股的小孩在溪里游泳，互相泼着水，笑声和水珠子一起溅开……喊过去，芹川怎么走？小手一指，喏，沿着溪水向前就是。

步行十分钟后，到达村口，几棵百年老樟树撑开绿伞，夹道迎着，芹川沿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溪向两边展开。天蓝蓝。古旧的白墙黑瓦、飞檐翘壁，在21世纪的阳光吞吐着自己的气息，有一种特别沉静的美。一棵柚树靠墙挂着沉实的果，农妇蹲在树阴下择菜，破瓦罐里太阳花开得簇簇。一只麻雀扶着树枝在梳理羽毛。平架在溪上的小木桥上趴着一只

大黄狗，听到有响动，抬了一下眼皮，没有叫，又自顾闭目养神。

进村的路很窄，车进不了。村民挑着担、推着独轮车过来，友善地搭讪，来玩呢。我笑笑点头。没有局促和陌生，竟有返乡的错觉。

与许多商业化的古村不同，芹川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居住区。不收门票，几个游人，两三个写生的孩子，恬静、原始。老宅子屋门敞开着，都是真诚的邀请函，尽可登堂入室，精致的砖雕、木雕，被抚得溜滑的桌椅，与日常生活连接得如此妥帖。走累了找把椅子坐坐，讨碗水喝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，原可以这么破——芹川，复苏了很多远去的人情事物。

眼神被汨汨的溪流吸引，瞧瞧，深不过齐膝，清灵如孩童的眼，下面的卵石粒粒可数——慢着，水里有鱼哎！蹲下来看，是野生的石斑鱼，小的如柳叶，大的约有三指宽，一群群来去，像天空上的飞鸟。俯身，它也不惊，信任溪水就像信任自己的母亲一样。临溪俯首观鱼乐——这年头可有些稀罕了。没人捕捉？拦住村民问。回说，不能捕，村里有规定。愕然，真为小鱼们庆幸！安生、安心，人非鱼，却也知鱼之乐。芹川，是人的桃源，也是鱼的桃源。



竹 新区 王秀英 作

虾

◇ 赵国荣



虾，体态优美、品性可人，历代画家把它作为典型题材创作出无数经典作品。白石老人对虾情有独钟，一生画虾数百幅，付出大量的心血，晚年在一幅虾的画上题“翁见我衰老堪怜”，又另在一幅画上直白“鱼虾负我”，可见其情其意之浓之真。他创造出典雅秀美、结构独特的白石虾，我将其称为“中华虾”。

近年初涉笔墨，我第一幅画画的就是荷下虾，时值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随即题上“华夏情”三个字，“华”即荷花的谐音，“夏”即虾的谐音，很切题。另有一个故事，今年春天笔者在鹤壁住院，有个朋友给我送去他钓的两条淇河鲫鱼，我怎么回谢呢？突然想到白石的《钓虾》之画，于是我以开玩笑的形式，意临了一幅白石的《钓虾》送他，题什么字呢？这位老兄喜钓也善钓，水边春秋也是他一种难得的享受和快乐，所以就题了“暇豫”二字。“暇豫”是个祝福语，意思是快乐、安适，“暇”的谐音正是“虾”，既切题又雅致。

国庆节刚过，我写下此文并附上一幅画有“华夏在我心中”的荷下虾水墨画，除了庆祝国庆节之外，希望画虾的朋友们常把“华夏”、“暇豫”之词用在款识中，把虾作为快乐、安适的象征和标志，赋予中华虾以谐寓文化的内涵，也算是对白石老人的纪念吧！

微小说

● 他们从结婚的第一天就开始吵，一点小事也要吵个天翻地覆。吵闹声中儿子女儿出生、长大，他们也老了。于是，又“死老头”“老太婆”地每天对骂不休。

终于有一天，儿女哽咽着对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说：“妈走了。”老头嘿嘿一乐：“这下清静了！”隔天早上，他们发现父亲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——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

● 一家人在饭桌上议论富裕后的想法。爸爸笑谈：等以后有钱了，我要把你妈换掉。

妈妈不以为然。爸爸恢复了一本正经，道：不会的。就为了当初贫困时的两块钱你妈陪我花了好几天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弃她。妈妈看着爸爸会心地笑了。幸福，就是平凡的相濡以沫。——一切都是浮云，相爱就好。

● 小狗对小猫说：你猜猜我的口袋里有几块糖？小猫说：猜对了你给我吃吗？小狗点点头：嗯，猜对了两块都给你！小猫咽了咽口水说：我猜五块！然后，小狗笑着把糖放到小猫手里，说：我还欠你三块……

——这不是低智商的笑话，而是，因为爱你，所以允许了你的小贪心……

月亮的脸在偷偷地变

◇ 新区 王世英

当年
那轮圆月的月光
将多情之光倾情流泻
我知道了月光是温暖的
可是后来
月亮瘦成一弯
离我那么高
那么远

今天
月亮回复圆满
那光那色却隐隐约约
不知道是那层旧时薄光
模糊了花的倦容
还是这花容和月色
早没有了关系

难道就像
谁的雪花飘进谁的掌心
无论发生过什么
都是什么也没有发生